

眼
◎李斌

一张旧船票

◎刘志平

家住通扬运河旁，常在河边看白帆，船工号子随风起，风吹两岸稻花香。运河河畔是我可爱的故乡，我在运河边度过了童年时光。

儿时的镇市，很小，一条长而窄的青石板街。街两边挤满了高高矮矮参差不齐的民居，间或几家零星散落的杂货铺，暮色刚临则早早关门打烊，只有一弯冷月凄凄清清，照着泛着一抹银光的青石板。

夜色中的小镇，少有灯光，没有电视，没有娱乐，一盏煤油灯，也很少点亮。只有早早入睡，在梦中听到运河夜航船那高亢的汽笛声，圆我一个去城里看一看玩一玩的梦想。

小时候的我总想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到大地方开开眼界，可那时家境不富裕，哪有多余的钱让你去要。去一趟南通，昂贵的汽车票就要花去好几天的伙食费，那途经镇上的汽车，不知你能否乘得上。自行车也很稀罕，谁肯把一辆宝贵的车子借给一个小孩儿。去南通城只有乘坐那廉价的夜航船了，这还得看母亲能否给那一角钱呢。

十岁那年的冬天，母亲给了我和姐姐两角钱，去南通城转转。那天夜里，我坐在床上裹着棉被，硬撑着双眼死死盯着那台老爷钟。那台老掉牙的座钟，“步

履蹒跚”，老是不到那个点。我终于挺不住，模模糊糊打起了盹儿。蓦然间远处传来了高亢的汽笛声，我一骨碌翻身下床，拉起姐姐快步向船码头奔去。

黝黑的河面上射来一束耀目的光柱，高亢的汽笛一长二短骄傲地向人们宣告它的到来。我雀跃不已，船未停稳，就迫不及待地窜进船舱，低矮的船舱弥漫着呛人的劣质烟味和鸡屎臭味。狭窄空间塞满了乡村农民的鸡婆菜筐，三十公里的水路足足走了大半夜，一宵未眠，又冷又饿，人实在疲惫不堪。

时过境迁，今天的运河穿镇而过，运河边新建的高楼大厦林立。摩肩接踵购物观光的人流，来往穿梭的小轿车，造型新颖的住宅楼，居民小区，休闲广场，好一幅春意盎然的欢乐图。

运河是故乡魂，故乡人靠运河水的滋润，绵延不息。故乡人填平了浅吟低唱的小河沟，用宽宽的肩，挺拔的腰，挑出了这宽广的大运河。运河不再古老，它和我们当代人同样焕发青春。

曾经南通，闭塞难通；如今南通，南北贯通，不再难通。南通市政府大搞交通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四横八纵，彼此相连；城区立体高架彩虹环绕，地铁蛟龙长驱直行，城区交

通方便快捷；沿海高速，苏通大桥，崇启大桥，通江隧道，沪苏通大桥公铁连体，飞架长江与上海携手，连接宁波跨海大桥，跨江入海；南通机场，展翅高飞；宁通高速，沈海高速，京沪高速，高铁纵横东西南北，各大区域，连为一体，朝发夕至，千里之遥，一日可回。“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是神话。

南通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为争当全省“两争一前列”的排头兵，南通交通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畅北达南，通惠民生”这一崇高使命。

如今家乡交通，航空、海运、高铁、公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水陆空连体的交通网络，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江海潮涌四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对于咱们南通，这四十年来，让世人瞩目，让世界惊叹。南通作为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以其崭新的形象向世界展示着她特有的风采。遥想当年乘坐夜航船的情景，那张旧船票见证着家乡交通的变迁。

潮涌江海40年
南通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四十周年
主题征文启图

故乡情怀

◎黄正平

故乡，谁没有故乡，谁没有日思夜想过故乡，故乡的云、故乡的人、故乡的情……

故乡里，有曾经的日子，有过往的人事。故乡，是精神的又一种依托。

小的时候，我们在故乡，出生、长大，年年岁岁，月月日日，或短或长。悠悠的岁月，就永恒地存在于脑海：故乡的老屋、老街，旧友、旧事。洁白的天空，晶莹的夜，季节的流韵，屋前屋后树的倩影，成了如情人般朝思暮想的依恋、怀念。

故乡，是一条流淌的溪流，汇聚在记忆的长河，春夏秋冬，有爱，也有恨，有实实在在的生

活，青葱也好，受苦也罢，都成了过去。

当我们在外奔波，累了倦了时；当我们在更大的天地，有喜悦有成功时，都会自然地想起故乡，有亲人好友关爱的时空。

年少时，我们拼命读书，为的是离开故乡，祈愿到更远的天空飞翔。农村的孩子，变成了城里的主人。小城的居民，变成了都市的市民。中国的青年，或许变成了经常在空中飞行的世界公民。于是我们知道，故乡拴不住一颗激动的心。然而故乡，还是魂牵梦绕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故乡放飞出来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在遥

远的前方。

远离了故乡，我们有了新住所，有了更多彩的天空，也有了更舒适惬意的生活，但始终忘不掉的，还是故乡。故乡常常进入我们的梦里。

离开故乡，不是背弃，而是为了另一种梦想，开启崭新的未来。我们有理由向远空飞翔，只是依存在心头的仍是故乡培育起来的憧憬和情怀。

难忘故乡，不停回望，还是为了每一步的前行。

正是曾经的家园，让我们多了一种倚靠，享有一份温馨。

故乡不远，故乡就在心头，她连着昨天，接着明天。



秋季

◎蔡小卫



立秋

花蕊淡黄，有蓝色的意象
这是米仔兰
像村庄里的男孩，针头线脑的细软

薄雾，往事
轻踮脚步，要凭空走出一个舞台

心底里杂音就渐渐有了旋律
有些幽怨，有些伤别离，像寒蝉

世事就慢慢变凉了
繁星，月落，此刻沉静
宜于思念一个人

红枫举火
越是最后，似乎没有否极，只有泰来
这甜蜜的颜色

心慢慢就空了
跟随一片叶子，灿然飘落
在一幅壁画的空白处

白露

有时是仙子
有时是露珠

叶脉有细小的峰嵘
我们可以互换角色
错置各自的命运
然后原谅，安慰，相对无言

去“食岁古”吧
饱饮这天地之精华
然后，等待
一封从北方邮来的家信

南方种稻，北方晒谷
嘻啊，趁夜前行的露水
换一个名字
再经历一段艳遇，多好

夜会草尖微微一颤，露珠儿扑落的那一瞬
日子有些晶莹，有些微凉

处暑

素描一生所爱
像阳光，这样虚度，这样
得偿夙愿

稻穗低头，像个哲人
一念炭火，一念秋池
兰花乡下，兰花姑
多么悲伤
她想哭碎季节的影子

想来即成过往
不过是将那纸上风月
搬来搬去
不过是将那盛唐田野
韵致成了贵妃

细数秋色，细数五谷的名字
敬天，敬地，敬鬼神
有形与无形
都是世界对你生命的让渡

那就让空门归空门，红尘归红尘
无需多言，画路径图
在日记上写一篇：《四十周重生记》



心窗
片羽